

## 关于一个展览的评论：瓦桑·西特基特“我就是你”

文/ 卡拉巴贝

译/ 梁霄

尽管曼谷艺术文化中心（BACC）是在曼谷艺术文化中心基金会领导下独立运作的艺术机构，但泰国政府每年依然会为其提供部分财政支持。因此，该机构在今年早前决定展出瓦桑·西特基特（Vasan Sitthiket）那些高度政治化的作品令人相当吃惊，其中许多作品严厉批评了泰国政府与政治家们的腐败。这个被命名为“我就是你”的展览从而体现了机构的意识形态对艺术家表达自由的尊重，即便作品携带的讯息强烈抨击了展览的资助方。

“我就是你”对瓦桑·西特基特在过去几十年间充满政治色彩的艺术实践做了回顾。这些实践共同表达了艺术家对泰国堕落的政治现实的沮丧之情。在民主党主席阿披实·维乍集瓦与为泰党的西那瓦家族相继领导的泰国政府治下，无论统治者的政治地位如何，臭名昭著的腐败和权力滥用已经可哀地成为常态。瓦桑闪亮浮华、色彩斑斓而充满对抗性的艺术风格可能会令其遭受指责，控告他利用艺术作为表达个人政治观点的渠道，然而，对展览深入的研究揭示了瓦桑如何以人文主义的方法分析这些实际的腐臭糜烂的现象。事实上，瓦桑·西特基特所指的“社会艺术”（Social Art）蕴含着艺术家个人的艺术观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泰国政治腐败与政治家们的私人野心之间有趣的相互作用，勾勒出个人与社会领域之间向来被忽视的密切联系。

展览气势雄宏地占据了曼谷艺术文化中心的整个八层，并以一则滑稽可笑的标语欢迎入场的观众。标语内容来自瓦桑创立的“艺术家党”（Artist Party）的政治宣传材料，这是一个真实的泰国政党，于2007年10月由政党领袖瓦桑·西特基特本人正式注册。“艺术家党”是瓦桑一次观念艺术项目的产出，他借助泰国民主自由的条件，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政党，试图通过艺术思想强调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性，而后者往往在其他贪恋权力的政党内部杳无踪迹。该政党的标志是一只白鸽，在执政理念上主张“无为而治”（ruling by NOT ruling）。而党内的成员则包括瓦桑的艺术家同行、著名民谣歌手和乐队，以及诗人与作家。2009年，由于未能达到党员人数和分布区域数量的要求，“艺术家党”被取消了政党资格。然而，瓦桑和他的党员们尽了一个

政党所能做的一切来推行他们的理想主义政策。展览“我就是你”在“艺术家党”部分展现了此次政治参与过后留下的遗产，包括一系列竞选广告牌、海报与横幅，它们诉说着“艺术家党”荒诞的乌托邦政策，甚至宣称瓦桑应当成为泰国总理的候选人。艺术家恶作剧般的行为看似戏谑，实则针对的是泰国政党的无能，它尖锐地检视了这些政党在履行治理国家的志愿过程中所欠缺的不可原谅的东西，而这为“艺术家党”制造了生存空间，使其成为泰国绝望的政治现实选择之外，另一种伴随着强烈个人理想的选项。

“我就是你”在视觉信息丰富的绘画部分甚至更为坦率而残忍地攻击了泰国的政治生态。《议会会议现场》（The Scene from the Meeting in Parliament）、《2010年宪法修订现场》（The Scene of Revising Constitution 2010）、《你必须永远贫穷和愚蠢》（You Must Be Poor and Idiot Forever）等丙烯绘画作品借佛教壁画中扁平的透视风格批评了当权的政客们无尽的贪婪。在某些古老寺庙中 discovered 的壁画描绘了当人们于地狱接受惩罚时，贪婪是如何无情地剥夺了人性。瓦桑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壁画里的说教传统（didactic manners），并以此场景借喻其与泰国政治的相似之处。在作品《议会会议现场》与《2010年宪法修订现场》里，正在行动的议员被瓦桑刻画成人型蜥蜴，穿着笔挺的西装，这是泰国最令人讨厌的行为恶劣的野兽。它们在画中自私地提出个人要求，为吞噬每一项权利举起自己的双手，而其他人则在会议中途懒洋洋地打着瞌睡；“修宪”场景在瓦桑·西特基特的笔下被描绘成一场露骨的、发生在长舌头的蜥蜴之间的性爱狂欢。赤裸的女人给这些穿着西装的野兽口交，将它们的精液转化成无用的粪便，似乎指涉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秘密修改宪法的匿名政客。

在《你必须永远贫穷和愚蠢》中，狂欢再次降临。高官们被再次描绘成人型蜥蜴，还有一只顽皮的狐狸，正在被一位男性统治者吮吸阴茎，一旁是他赤裸的妻子。画面中的人类公民只有凭借赌博和迷信来祈求财富；这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瓦桑作品里朴拙的壁画风格似乎正微妙地提醒着观众，佛教哲学多么强调个人贪婪是人类不端的一个主要诱因。无所寄居的性欲同样会导致淫邪的罪恶，驱使一个个体不断地满足自我需要，进而完全无视他人的痛苦。通过作品中对性行为的大量描画，瓦桑揭示了政客和当权者们的个人生理欲望如何酿成了他们的腐化。这些图像清楚地表明，泰国政治愈加广泛的社会性恶化源自少数人永无止境的欲求。

佛教哲学也在一系列名为“薛荔多”（饿鬼，Preta）的绘画中有所体现：由于前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一个高而瘦削的佛教中的恶魔不得不遭受永世忍耐饥饿的惩罚，他的嘴被缩得如同针尖一般，严重影响了获取食物。瓦桑遵循亨利·马蒂斯《舞蹈》的传统，为这一系列创作出五幅单色绘画，展现了“薛荔多”在地狱中的因果轮回：这些饿鬼不断吞噬、纵火、砍杀、折磨和强奸彼此。而单色绘画的五种颜色“红-白-蓝-白-红”则暗示着泰国的国旗：艺术家谴责这个罪人之国，即便它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薛荔多”象征着某种存在，他/她无法抑制粗俗不堪的欲望，让自私战胜了道德的完整性。这些作品以最为去人性化的方式呈现了人类未来的生活，它们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警告：当一个个体自私地倾心于自我需要时，贪婪便很容易颠覆整个国家。

另一个亚克力蒲草纸绘画系列“众人同源”（We Came from the Same Way）则旨在凸显无论个体的思想多么伟大，人类在生物因素上却是同样公平。瓦桑勾勒了画家梵·高、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奇特·布米萨克（泰国著名政治活动家）以及他本人成年后的肖像，他们的头颅竖直向下，上面连接着一个女人的子宫。这个系列有意追溯了这些伟大思想的肉体起源，而这些思想实际上与我们的思想无关。瓦桑提醒我们，作为有机体，生物本性才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被文明训诫后的个体对此了然于心，他们还将找到某种方法来管理自己的个人驱动力，进而维持社会秩序。这也成为此次展览的主题：清醒地克服自己的肉体欲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被瓦桑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笼罩上一层佛学的迷雾，而个体欲望在私人领域内部消亡的过程恰恰是后者瞩目的重点。

四尊瓦桑本人真实大小的单色玻璃纤维雕塑为展览划下了淘气的句号，这些瓦桑赤身裸体地站着，每根阴茎都充分勃起。艺术家毫不掩饰地宣称：促使他完成这些创作的驱动力实际上来自于他的性欲，这可能和本次展览中所描绘的那些政治家、统治者和当权者的情况都一样。这个弗洛伊德式的结论也呼应着佛教徒的观察，即肉体欲望是最具破坏力的驱动力之一。尽管性冲动对人类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但在个体层面上，它令我们天然的野性变得更加狂野，吸引我

们陷入自私。因此，驯服性欲成为佛教徒的一种自我修行，对他们来说，性行为的目的仅仅是繁衍。

在宗教与文化如此敏感的泰国社会，这个看似大胆而离谱的艺术展览实际上对国家政治腐败进行了微妙复杂的分析。展览与佛教哲学的显著联系同样也宣判了宗教未能维系社会道德的失败。在强烈的个人思想意识与不可避免的个人欲望之间，斗争总在进行，展览分毫毕现地还原了这种斗争，并且指明在这种斗争中，不可能出现平局。展览的题目“我就是你”也突出了整体讨论中的个体层面，这正是一切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基础。因此，展览无疑值得向公众开放，以此引发与泰国社会的对话。藉由瓦桑·西特基特毫不妥协的自由的艺术表达，官方的曼谷艺术文化中心也被证明是一处完美而又格外令人惊讶的展览场所，即使对主管这些创造性事务的当局来说，仍有一些问题留待他们讨论。